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四十回 小義士潛身玄都觀 平夷侯夜探慈安塔

樂寶聽他姨父歐陽公跟有烈門老道講話，說把麻亞裡藏到慈安塔裡面啦。樂寶心裡想，我今天把麻亞裡抓住就得了唄。又一尋思，不行，我自己不能做這個主。我得到狀元府跟我的師父、叔叔們商量商量。對！樂寶悄悄地又躺到床上了。這時候南烈門已經走了，歐陽公躺到床上也睡了。樂寶當天晚上沒敢動手，也沒敢起來，怕被歐陽公給看出破綻來。第二天白天在廟裡陪著歐陽公爺倆嘍嗑到傍黑的時候，歐陽公出去了。樂寶一想，這老道上哪去了，也沒告訴我一聲。樂寶推開門，出來一看，前邊有一個黑影，就奔慈安塔去了。正是老道歐陽公。他正好看老道的後影。這個老道把慈安塔的土門開開就進去了。樂寶跟到跟前，來到門這兒，用耳朵聽了一聽，這個老道順著樓梯，上塔上去了。樂寶進來，在樓梯底下站著，他琢磨了一會，我別上去。我若上去被這老道發現了，事就不好辦了。他一定到上邊去找麻亞裡去啦。

樂寶在這兒琢磨著，他心裡猶豫，是上，還是不上？正在這工夫，聽塔上腳步聲，這老道又下來啦。樂寶嚇的趕忙出了慈安塔，來到他住的那個屋子就坐下了。把氣屏住了。老道一推門進來了：

「樂寶啊，餓了吧？」

「還沒餓呢！姨父，你到哪去啦？」

「我到外邊小解小解。該吃飯了，我叫香童把飯端來。」

「姨父，我到你這來是認親喜事，你不能弄點酒喝呀？」

「孩子，我年輕的時候好貪杯，出了家了，老道不該喝酒，偶爾的我也喝一點。今天哪，我高興了，咱爺倆喝兩杯，我也開開齋。這廟裡還真沒有酒啦，我給你拿錢，你去買酒去。我叫下邊做幾個菜。」

「哎，姨父，那我就去啦。」

歐陽公在牆上摘下一個酒葫蘆遞給了樂寶，然後給他拿了二兩銀子。樂寶出了玄都觀，一路小跑，直奔狀元府。一想這可是個機會啦。他一口氣跑到狀元府，一撩門簾進了客廳。一看小八義弟兄們都在裡邊。「樂寶回來啦！」

「我回來了，師父，叔叔們，我到那兒基本上成功了。歐陽公真是我姨父。我姨父拿我沒當外人，對我可親近啦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廢話少說，麻亞裡在沒在裡頭？」

「麻亞裡在裡頭哪，可是我姨父可沒提麻亞裡一個字。昨天晚上南烈門去了，我才知道這個麻亞裡藏到慈安塔裡面。」

阮英說：「怎麼，慈安塔？」

「就是廟裡那個大塔，把麻亞裡藏到塔尖上了。他今天要喝酒，我給我姨父來打酒來了。我今天晚上把他勸醉了，我把鑰匙給偷出來，把鎖頭開開，你們開開慈安塔的大門，到那個塔尖上就把麻亞裡抓來啦。若是抓到狀元府，師父，徒弟算給您露臉了吧。」

「小子，這還不錯，還算我徒弟。」

阮英說：「好，你快回去，不要叫老道發現你出來時間長了。」

「那我走啦！」

樂寶打了一葫蘆酒，順便又買了點小吃，他回來了。「姨父，我還買了一點小菜。這一葫蘆酒夠咱爺倆喝的了。」

「這一葫蘆，有一斤多哪，趕快坐下吧，菜都要涼了。」

「我這兒還有哪。」樂寶在身上拿出五香豆腐乾、熟花生仁等等擺了一桌子，拿過兩個小碗來。姨父啊，我見到您特別高興，我當然不會喝酒，反正這幾年我也學壞了，什麼人都接觸，多少我也能喝點。姨父，你不生氣吧！」

「唉，也十六七了，喝點就喝點，別成癮就行。」「咚咚咚」，歐陽公把酒滿上了。

「姨父，我給您滿，我給您滿。」

爺倆個在這兒，你一杯我一杯，你一碗我一碗。歐陽公也是高興，沒有兒子，樂寶就像兒子一樣。他在這兒連說帶哄的，歐陽公就有點喝的過量了。「行了，再多喝，就耽誤飯了。別喝了，你也別喝了。」

「我不喝了。姨父您喝好了嗎？」

「我喝好了。來，這些東西不用收拾它，明天早晨再收拾，咱們睡吧。」

爺兩個又喝了點水，就一更來天了。歐陽公沒脫衣服，有點喝多了，就躺床上了。樂寶把燈吹了，呆一會兒，聽歐陽公睡著了。

樂寶慢慢就來到歐陽公的眼前，小聲地喊他：「姨父，姨父，脫在裳啊。」歐陽公啊鼾聲如雷，睡實了。樂寶在道袍裡把鑰匙拿出來啦。心想：等他知道，這個塔尖上人沒了。我們已經什麼事都辦成啦。樂寶慢慢地把門推開，他出來之後又把門關好，拿著鑰匙來到慈安塔的跟前，聽了聽一點動靜也沒有。因為這廟裡沒有多少人哪。再說這慈安塔一般人也不敢來。樂寶用鑰匙把這個大鎖頭就給開開了，然後把鎖頭就掛在上面了。他把鑰匙拿著，看了看周圍，一想呆一會兒，我叔叔他們就該來啦。樂寶趕忙回來，把鑰匙又給老道揣兜裡。樂寶躺床上，心裡這個高興啊，就等著叔叔們來捉拿麻亞裡。

二更多天了，在玄都觀外面來了三個人，阮英、時長青，花雲萍，這哥仨全是來無影去無蹤，飛簷走壁的高人。

哥仨越進了牆頭，來到慈安塔跟前了。一看大門那個鎖頭在了弔上掛著，已經被人開開，知道是樂寶乾的。阮英伸手把門就推開了，裡頭黑咕隆冬的。長青說：「我在頭前上。捉拿麻亞裡我們倒不能太費事，就怕打草驚蛇，這小子看事不妙，可能自殺。若是自殺了，我們再把他抓住就沒用了。這叫死人口裡沒招對啊！」

阮英說：「我先上去，你們倆在這門口給我瞭哨，看事不好給我打個招呼。」

「行，兄弟，多加小心哪。」

「沒事。」阮英把刀插在背後，一伸胳膊一伸腿，把小靸鞋又蹬了一蹬，「我上去啦。」

阮英順著梯子磴就往塔上來，剛上來也就有七八磴梯磴，就這工夫，阮英覺著他的右腳這個腳底下一軟，聽到「叭」，有動靜，緊接著「噼噼」崩出幾枝弩箭來。虧了是阮英呀，要是別人可就把命交代著兒啦。阮英趕忙來個鐵板橋的姿勢，「叭！」往後一仰身子，這幾根弩箭「唻、唻、唻」順著阮英臉上就崩過去啦。可是阮英的左肩頭略微高了一點，這根弩箭沒躲過去，「嘭」給阮英就釘在肩頭上了。阮英趕忙來個跟頭，「騰！」縱身就落到梯磴的下面，「五哥，六哥，這塔上有銷簧埋伏，我帶了傷了。」

「啊！這塔上還有埋伏？」

「對！肯定是銷簧埋伏。這個塔我們不能上了。再上去非把命放這不可。咱們趕緊回去，別打草驚蛇，別驚動老道。等樂寶回狀元府咱問一問再說。走！」

「阮英呀，你傷的怎麼樣？」

「沒事。」不過阮英也疼的直咬牙。

「行啦，你快爬在我背後得啦。」花雲萍背起了阮英。時長青把慈安塔用鎖頭給鎖上。然後把刀亮出來，周圍看看有沒有動靜，哥三個跳出牆頭，回狀元府了。

樂寶一宿也沒睡覺，也心裡想了很多。三更天了，都來了。四更天準是把麻亞裡抓走了。抓到狀元府去啦。天亮了，他迷迷糊糊

糊的，似睡非睡的，忽聽門「吱扭」一響，他睜眼一看，老道出去了。「我姨父上哪去了呢？」等樂寶穿好衣服，剛要起來，老道又回來了。「樂寶，樂寶！」

「姨父！」

「該起來了，天不早了。」

「我這不是正穿衣服呢嗎！昨夜喝多了。」

「嘿！我也喝多了！」

「孩子，昨天晚上咱們廟裡進來人啦。」

「啊！」樂寶仍裝驚訝，趕忙把農服穿上，由屏風後面過來。「姨父，什麼人進來了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。有人進了慈安塔了。」

「咱這廟不是說皇封禁地嗎？誰也不許進來。這廟裡除了你跟我，還有給你做飯的那兩個人，誰能上塔裡去呀？」

「不是自己人。我看這梯磴上銷簧動了。」

「哎呀，慈安塔裡還有銷簧啊！」

「因為我煉了不少丹藥，我怕丟了，我就放這塔尖上了。這樓上我安上了銷簧埋伏。昨天好像是有人蹬翻了。」

樂寶的心馬上就揪起來啦，哎呀，我叔叔們誰來的我可不知道哇，出事了麼。「姨父，銷簧埋伏，那塔讓人打開了？」

「鎖頭沒動，我在分析這件事。還是人進去了，還是進去個大貓呢？也許貓給蹬翻了。人進去，門可沒開，準是大貓。」

「準是大貓。誰敢進去呀。」

「行啦，不想這些啦，咱們爺倆吃飯吧。」

早飯後。歐陽公告訴樂寶，「你好好看著廟，我得出去買點藥材去，我還得煉一爐丹哪，是給皇上煉的。我出去後，廟裡頭這個廟門不能隨便開，任何人不許進來，聽見了嗎？」

「聽見了。」

「那我走啦。」

老道穿好衣服，拿著拂塵尾走了。樂寶在裡頭在想啊，這塔裡有多少銷簧埋伏呀？光這一層，還是十三層都有啊？這玩藝也麻煩了。哎，我找他女兒歐陽玉蓉去，他就這一個女兒，就是有絕密的東西，他女兒也能知道。對！樂寶由屋裡出來，上了牆頭，

「噌」，由打牆頭就跳到東院裡去了。聽屋裡姑娘說話：「誰呀？」

樂寶一推門就進來了：「表姐，我！」

歐陽玉蓉說：「樂寶呀，你真淘氣，你是不是在牆上跳進來的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你怎麼不走門呢！嚇我一跳。快到屋裡來坐吧。」

「哎！」樂寶進來東瞧瞧，西看看。

「樂寶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沒什麼事，姐姐，咱廟裡頭有那大塔，叫慈安塔吧？我總想上去玩玩。」

「你上那有什麼玩頭啊！」

「我覺得那塔尖上能看到東京的全景啊，多有意思。」

「那裡頭不能隨便去，因為裡頭有貴重的東西，我爹煉完了丹就放裡頭，怕丟了。」

「姐姐還信不著我嗎？我上去不行嗎？」

「要想上去，行，得讓我爹領你去，你自個可不能去，你若去踩上了銷簧埋伏，怕你有危險。」

「喲！還有銷簧埋伏哪，那你們上怎麼不怕呢？」

「我們上為什麼不怕呢？我爹身上有鑰匙，拿鑰匙把它鎖上，銷簧就關住了。我們上來下去都沒事。」

「啊！是這麼回事。表姐，你領我上邊玩一會去唄。」

「我爹爹在家嗎？」

「我姨父出去辦事去了，說買什麼東西。」

「等我爹回來再說吧。啊，你在這兒再玩一會兒吧。」

「那我就不玩了，我回去了。表姐，有工夫我來看你啊！」

樂寶他基本上算摸明白了。這塔頂上確實有埋伏，樂寶趕忙回來。等到晌午間，老道就回來了。沒進到這屋來，到後面去了。

樂寶發現上後。隨後暗暗跟著。他心想，我這個姨父可太狡猾了，我看他什麼事都背著我。他也許怕我小孩子嘴沒把門的說出去，也許是對我有提防？樂寶跟著老道來到了老君堂大殿，見老道把隔扇門推開，進去了，把那些藥先放在供桌上，隨後他在道袍裡一伸手，把那串鑰匙全拿出來啦，太上老君旁邊有一個大銅牛，這牛嘴半張著，這老道拿這串鑰匙，「嘩啦」就放到牛嘴裡去了。然後老道邁步往外來。樂寶一看老道要出來。他趕忙跑到頭前又到屋裡頭去了。歐陽公回來了，擲了擲身上的土：「樂寶，沒出去嗎？」

「剛才上我姐姐那院玩了一會兒，怪悶的慌。姨父，你上哪去了？」

「我買藥去了。咱爺倆下棋吧！」

「我不愛下那玩兒藝，我也出去溜達溜達唄！」

「不許遠走啊！」

「哪也不去！」

樂寶出來了。他一想，我拿那鑰匙去，我聽我表姐說了。那鑰匙能開銷簧埋伏，也能鎖上銷簧埋伏，要把他鎖上了，我們怎麼上塔裡頭也沒事。樂寶來到後邊老君堂，推開隔扇門就進來了。這牛嘴半張著，他那小手就伸到牛嘴裡來啦，這手剛一進去，「嘎噠」牛嘴往一塊一合，把胳膊給夾住了，「啊，唉喲！」樂寶這手再想往回抽可就抽不出來了。「姨父！」嚇得他大聲呼叫。歐陽公來了，「冤家，你也太淘氣了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我，我什麼也沒乾，我看那牛挺好看的，我往牛嘴裡這麼一擺弄，哎喲，哎喲，姨父快點！」

歐陽公走到跟前，樂寶看他也不知往哪那麼一划拉，「卡嗒。」這牛嘴張開了。樂寶這胳膊脫落皮了。

「你這個冤家，依仗我在家，我若不在家，你這胳膊再往裡伸一點，就得掉了。行了，你別在我這兒呆了，走吧！」

「姨父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跟我回去，你是不是要掏鑰匙？」

「什麼鑰匙？」

「走吧！跟我回去吧！」

歐陽公領著樂寶又回來啦，「寶啊！在廟裡覺著悶的慌，我給你點錢，你上外邊散散心去。」

「行！呆在廟裡也彆扭，你給我找個事做得了。」

老道給他拿起一兩銀子揣兜了。

「那我出去了。」

樂寶出了玄都觀，直奔狀元府來，到客廳一看，叔叔大伯都在裡頭坐著呢，唐鐵牛過來，就給樂寶一個嘴巴子，「師父，你幹什麼打我？」

「你這個小子，怎麼在裡邊瞭解的情況？那慈安塔上有埋伏，多虧你八叔靈巧，若是別人就死在那裡了，多危險哪，你小子沒弄明白就回來報信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啊。這回我知道了。這樓上有銷簧埋伏，得拿那鑰匙才能開開，能鎖上，歐陽公自己上沒事，咱們上就不行。這是他女兒歐陽玉蓉跟我說的。」

阮英說：「歐陽公有個女兒嗎？」

「那是我大表姐，她跟她爹不在一個院裡住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那咱就把她抓來得啦，把歐陽玉蓉抓來當人質，歐陽公就這麼一個女兒，他衝他姑娘也得拿麻亞裡來換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你怎麼竟出這饅主意呢！」

「唉，三哥不是著急嗎？」

弟兄們議論一會兒，也沒議論出頭緒。唐鐵牛一抓樂寶的衣服，「唉，走！」他把樂寶和孟春達都領出了客廳，「樂寶。這姑娘在哪住，你不是知道嗎？」

「我知道啊！」

「你給我們帶著路。孟春達！」

「唉！師父。」

「咱爺三個去。到那去請小姐歐陽玉蓉到狀元府來。若來呀。咱就把姑娘順順當當地領來，若不來，我說打，你就拽，老孟，你有力氣。咱們別把姑娘給傷了。把姑娘綁上，帶到狀元府。」

「那我姨父若知道能讓嗎？」

「管他呢。」

樂寶領著孟春達跟唐鐵牛就來到玄都觀，到了歐陽玉蓉住的院外，唐鐵牛說：

「樂寶，你進去，你把你表姐引出來，我跟老孟在這兒隱避。」

「行。」樂寶就來到歐陽玉蓉住的那個院子門口那兒啦。「咚咚」一敲門：「表姐，你快出來！我請你有事啊！」

聽房門一響，歐陽玉蓉走出來了，「哟！是樂寶啊！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快進來吧！」

「表姐，我不進去。姨父叫我找你有事。」

「噢，我爹叫我有事啊，在哪？」

「你跟我來吧。」

姑娘就跟著他，走出來不遠：「樂寶啊，這上哪啊？」姑娘用眼一看，前邊樹林底下那有倆人，一個大個子一丈三尺多高，手裡提拉著兩個大銅孩子。一個一擡多粗，三尺多高，象狗熊一樣，屁股上還別兩個鐵棒槌。

「表姐，你認識他們倆嗎？」

這時候唐鐵牛就過來了，他挺裝文明的。「嗯哼！歐陽小姐可好啊！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呀，是狀元府的唐三將軍，姓唐，叫唐鐵牛啊。」

「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啊？」

「請你到狀元府去一趟。」

「我是一個沒出閨閣的女子，我跟你們上狀元府去幹什麼呀。」

「嘿嘿！要是說不好聽的，那我就開門見山了。你爹呀，官司犯了，你爹犯罪了。」

「怎麼著，我爹犯罪了？我爹是個出家的老道，他老人家慈悲為門，善念為根本。掃地不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他已經超脫紅塵了。犯什麼罪了？」

「你爹呀，窩藏響馬，知道不？窩藏逃犯哪！」

「胡說，你們簡直是誣陷。」

「誣陷，小姐你要跟我走，咱們是好說好商量，你要不跟我走，徒弟上！」

他一喊「徒弟上」，孟春達掄起銅人槊，奔姑娘就砸來了。姑娘赤手空拳，往旁一閃身，二人打在一處。姑娘哪是賽後猛孟春達的對手，不到五個照面，就被孟春達打倒了。樂寶過來，把表姐的香羅帶解下來，就把她綁上了。再把表姐的手絹掏出來，把她的嘴也堵上了。「走吧！」歐陽玉蓉沒辦法，只好跟著他們，不多時來到狀元府。

唐鐵牛先進去報告了周景龍。周景龍一聽說：

「三哥，你怎麼能這麼做？這不是胡來嗎？」

唐鐵牛說：「不把這姑娘請來，就抓不住麻亞裡。」

周景龍一想：既然姑娘來了，先勸勸她吧。吩咐一聲：「有請歐陽小姐！」

孟春達、樂寶把歐陽玉蓉推進來了。周景龍吩咐陳清秋給姑娘鬆綁。陳清秋解開香羅帶，還給了姑娘，又把她嘴裡的手絹掏出來，也給她了。歐陽玉蓉破口大罵：

「你們這幫強盜，把我抓來幹什麼？你們殺了我吧！」

周景龍站起身來，一抱腕：「你是歐陽玉蓉小姐吧？」

「正是你家姑娘。」

「小姐息怒，請坐。」

鐵金定給搭個座位。

歐陽玉蓉周圍一看這些女眷們都無惡意，一個個長的溫柔典雅，品貌端莊。再看當中這個人滿臉書卷氣，長的忠厚老實，也就是二十多歲。旁邊這些人個個都是滿身正氣，不像是壞人。情緒稍緩和了一點，「你們把我帶到這是什麼地方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我叫陳景龍，大宋朝的頭名狀元，徵南兵馬大元帥，剛剛得勝還朝。」

「你們把我帶到這兒幹什麼？」

「歐陽小姐，你先息怒，別生氣。一會兒我們就把你送回去。一定不能慢怠小姐，也不能傷害小姐。你知道外國的軍師麻亞裡吧。他是押到天牢的一名罪犯，被響馬救了，藏到你爹爹的慈安塔裡面。」

「什麼？麻亞裡？我從來沒聽過誰叫麻亞裡呀。」

「小姐呀，此事你未必知詳情，但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啊。窩藏罪犯——外國的奸細，得全家開斬，戶滅九族啊。當然，老人家歐陽公的為人，我們也有耳聞。老人家是個正人。他現在是上了蔡京的當了。蔡京官居太師，心懷叵測意欲謀權篡位，就等麻亞

裡被他們送出東京汴梁，聯合外國大兵，裡應外合，推倒大宋江山社稷。小姐呀，你要考慮後果。我們對老人家歐陽公是出於愛護的心理。小姐，我話說明白了，你可以請回去。」

「狀元，是真的嗎？」

周景龍說：「我怎麼能跟你開玩笑啊！」

阮英說：「對！我們怎麼能開玩笑哪。這可不是小事啊！」